

針刀怪客

STILETTO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大 展
出 版 社

不准翻印

售價80元

客 怪 刀 針

原著者：哈洛·羅賓斯

翻譯者：阮 德 中

出版者：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人：蔡 森 明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117號二樓

電 話：(〇二)八三四六〇三一

郵政劃撥：一六六九五五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71號

門市部：明德書局

臺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 話：(〇二)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

承印者：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元街五六巷一二號

電 話：三〇一〇八八五

新潮名著 ②

針刀怪客

stiletto

作者：Harold Robbins

哈洛・羅賓斯

譯者：阮 德 中

大展出版社

驕縱奇情的——

哈洛·羅賓斯

哈洛·羅賓斯是美國二、三十年來極受歡迎的作者，只要推出一本新書，必登上最暢銷書目，且久久不衰。他最新的一本「往日情懷」(Memories of Another Day)自去年十一月進入時代週刊排行榜後，至今仍高居第二名。

羅賓斯是刻苦出身的作家。他出生於一九一六年的曼哈頓貧民區，出生證明上的姓名是法蘭西斯·肯恩，他後來把這個名字用作第一部小說的主角。幼年時，他由紐約天主教孤兒院監護，輾轉生活於許多寄養家庭中，最後一家的養父母把他改名為哈洛·羅賓斯，三十歲後他便以此為名寫作小說。

他十五歲自高中退學後即出外謀生。當時正值不景氣，他去學駕駛飛機把食品自原居地轉售到價格較高的紐約，二十歲時已初次成為百萬富翁。一九三九年他屯積紅糖，戰爭財沒撈到反倒破產了，只好去聯美影業公司作事，他的精明能幹，使他迅速成為主管。

一九四六年他辭去工作開始寫作。第一本「不愛陌生人」出版於一九四八年，與第三本「費

丹尼之石」得到文評界的好評，認為具有創造性、緊湊的步調、生動而有情感的人物，故事也極吸引讀者，且富地方色彩。有位評論家稱「不愛陌生人」為「紐約的孤星淚」，一九六七年生活雜誌曾稱讚說，即使作者以後洗手封筆，「費丹尼之石」已經可以使他在文藝史上據一席之地。

羅賓斯第一部寫電影界的小說是四九年的「販夢的人」，多采多姿，娛樂性高。一九五三年推出「永不分離」，五五年出「青樓情孽」。一九六〇年他和出版公司合資另成立一個三叉部，專門出版他自己的小說，印行了「針刀客怪」。這是電影業三部曲的第一本，次年再出「江湖男女」，主角柯鎮納建立了一個容電影、金融、航空等等的大帝國，是作者到今日仍盛銷不衰的代表作，六〇年代就售出六百萬本，成為有史以來第四本最受喜歡閱讀的書籍。第三本是六九年的「繼承者」。其他還有六二年的「情歸何處」，六六年的「大冒險家」，描述一些國際上翻雲覆雨的人物，為了寫這本書，他曾到動盪不安的南美洲住了三年，動筆時又到山中和土匪共住了三個月。七一年有「貝絲」，七四年出「海盜」，七六年「寂寞女郎」，七七年「好夢易逝」，七九年「往日情懷」。

羅賓斯的小說有詭奇入勝的佈局，有使人精神上得到滿足的聲色犬馬之娛，還有善惡分明的描寫，淋漓痛快有似我們的武俠小說，惟其不同者是寄植於現代背景，使人倍增好奇與親切之感。讀者很容易可以從他的小說中看出真人真事，耐人尋味。他要寫一本小說時通常構思數年。然後在幾個月內寫成。

好萊塢以天文數字購得他每一本小說的攝製權，使他的小說更爲風行。新聞週刊上曾有極爲公允的評論：「他是奇情佈局的大師，步調十分緊湊，有傑出的視界與心思可使事情場面活生生的呈現出來。他對他描述的人物都有豐富的知識與了解，他不作說教性的描寫，只把故事、人物淋漓暢快的鋪排。」然而這就是事實存在的人生，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追尋「人生的意義」這種義正辭嚴的大題目，偶爾放縱一下自己，沉入五花八門，多采多姿的小說世界中，毋寧安定人生一大樂事爾。

（本篇轉載至暢銷書雜誌）

※敝社擬陸續推出哈洛·羅賓斯的其他著作如「不愛陌生人」、「販夢的人」、「繼承者」等，請喜愛哈洛·羅賓斯的讀者拭目以待。

1

風塵女郎走進酒吧間時，見到吧臺邊坐着三個男人，靠後面的桌旁坐着另一個男人。這時已是晚上十點多；一陣寒冷夜風隨着她身後吹進屋裏。

她爬上一張高腳吧椅，脫下身上海薄的冬衣。

「給我一杯啤酒。」她說。

酒保一言不發地倒上一杯啤酒，推到她面前。他拾起銅板，叮噠一聲丟進錢櫃裏。

「今晚可有節目，吉米？」她問這話時，兩眼仔細觀察吧臺邊男人們的反應。

酒保搖頭，「今晚沒有，瑪莉。星期天晚上，那些觀光客們都早已回家睡覺了。」他離開幾步，開始在吧臺下擦拭幾個杯子。他看着她啜飲啤酒。瑪莉，他一律稱呼她們瑪莉。這些波多黎各的小女孩們都有明亮的黑眼睛，胸部和臀部都是又小又硬。

風塵女郎看到吧臺旁的男人們沒反應，她轉身看看坐在餐桌旁的男人。雖然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後，但她可從他服裝的式樣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她用疑問的眼光看看酒保，他聳肩作答。她

從吧椅上溜下來，走到餐桌旁。

這男人正低頭望着他的威士忌酒杯。她來到他身邊，「寂寞嗎，先生？」她問。

當他抬頭望她時，她便知道他將作如何回答。他一臉棕色皮膚，黑藍色眼神，及饑渴的嘴：像他這種男人絕不會花錢買樂。他們尋樂的方式是予取予求。

「不，謝謝！」凱撒很禮貌地說。

風塵女郎微微一笑，點個頭便回到吧臺旁。她又爬上吧椅，拿出一根香煙。身材矮胖的酒保燃起火柴幫她點煙。

「我說過了，」他微笑低聲說：「現在是禮拜天晚上。」

女郎猛吸一口煙，慢慢吐出來。「我知道，」她平淡地說着，臉上開始顯出憂慮的跡象。「不過，我還是必須繼續工作啊！」

酒吧臺旁的電話間響起了電話鈴，酒保走過去接電話。

他走出電話間，來到凱撒的餐桌旁。「是你的電話，先生。」

「謝謝，」凱撒回聲說着，走到電話旁。「喂，」他隨手關好門時說。

電話中女人的聲音很低，她以意大利語說話。「必定要在早上，」她說：「在他出庭之前。」凱撒也以意大利語說：「沒有其他地方？」

「沒有，」她的聲音雖然很輕柔，但從話筒中聽起來却很清楚。「我們沒辦法知道他將從什

• 客怪刀針 •

麼地方出現，我們只知道他會在十一點時候到法院去。」

「其他人呢？」凱撒問：「他們是否仍在老地方？」

「是，」她回答：「在拉斯維加斯和邁亞米。你擬好計劃了嗎？」

「我已準備妥當。」凱撒回答。

那女人的聲音變得沙啞，「那個人心須在他尚未坐到證人席位之前死去，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凱撒短短一笑，「叫艾米六大爺不用擔心，他們現在等於是死定了。」

他放下電話，出門走到夜暗的『西班牙風化區』。他翻起衣領擋住冬天的寒風，開步前行。經過兩條街，來到公園路時，他看到一部獨自巡迴的計程車。他爬上車內，對司機說：「『摩洛哥餐館』。」

他靠後坐定，點燃香煙，身體內開始感到一陣興奮。現在可是幹真的了。自從戰後至今，現在開始又有真實感了。他記得第一次的情形；那是第一個女孩，也是第一個死亡。說來奇怪，這兩樣東西似乎總是湊在一起。當你雙手緊緊把握住死亡之時，亦正是生活的真實感最有意義的時刻。

似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才十五歲，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那一天在山腳下，西西里島的

小村莊裏舉行一次遊行。法西斯黨人老是舉辦遊行。到處可以看到依杜斯的旗幟和人像，他一臉兇狠相，緊握着憤怒的拳頭，有如豬樣的凸出雙眼。生活要冒險！作個像樣的意大利人！意大利象徵着力量！

凱撒來到山脚下時，已是黃昏時分，他正要回家。山峯附近一個岬壁邊緣處矗立着外表虛華又醜陋的古堡，幾乎六百年以來，這座古堡依然是這付模樣。當年第一位卡迪奈力伯爵的老祖先曾於此地娶了波吉亞家族的女兒爲妻。

他往山上爬時，經過甘多弗的葡萄園，頓時陣陣黑葡萄的濃味撲向他身上。他仍可回想起當晚陣陣擊鼓聲，和他體內的興奮感覺。他的腦海中充滿了募人參軍的老軍曹所講的故事，他常說起依杜斯宮殿裏發生的狂歡宴。

「在意大利歷史中從來沒有如此瘋狂的事！他一個晚上擁有五個不同的女孩。我知道這件事，因為我負責將每個女孩交給他。後來，每個女孩都弓着腰回家，彷彿她是被公牛騎過似的。而他呢？他早上六點鐘就起床，精神飽滿地帶領我們作兩小時的晨操。」他說得口沫橫飛，「告訴你們，年輕人，如果你要女人的話，穿上意大利軍服就會給你帶來艷福。穿上這軍服，每個女孩子見了都想來沾上依杜斯的光。」

就在這個時候，凱撒看到那女孩。她從甘多弗家的後院出來。他以前見過這女孩，但這時候他感覺到烈焰如火。她是個高個、健壯、胸脯豐滿的動物，她是這位釀酒商人的女兒。這時她正

提着一個盛酒的皮囊，從河邊後院的冷藏庫出來。她看到他時，停住腳步。

他也停下來看着她。白天的炎熱氣候仍使他滿頭大汗，他用手背抹去臉上汗珠。

她以輕柔而帶敬意的聲音說：「可能這位先生需要喝一點涼酒吧？」

他點點頭，一言不發地走近她身旁。他高舉皮囊，將紅酒倒進喉嚨裏，溢到下巴處。他感到葡萄酒流入體內，同時溫暖他的身心，也使他覺得涼快。他把皮囊交還給她，兩人站着互相對望。

漸漸地，她感到一陣紅腺侵入她的胸部和喉嚨處，泛上她的顏面，她低下雙眼。他彷彿可見到她的乳頭突然頂起微薄的粗布上衣，胸脯也膨脹許多。

他回頭開步走向樹林裏。他的下意識裏彷彿深具幾世代以來的靈感，發出征服者威嚴的命令。

「來！」

她彷彿是個木頭人，乖乖地跟着他走。在這濃密的樹林深處，幾乎看不到天空。她躺在他身旁地上，沒有說話，讓他的手指褪下她身上的衣服。

他跪着觀看她身上健壯的肉體線條；豐滿的乳房、平坦而起伏不止的肚皮、及健壯有力的雙腿。他感到體內熱流滾滾，他撲向她的身上。

這是他的第一次，不是她的第一次。當她緊緊將他扣住時，他曾兩度發生慘叫。過後，他急

促喘着氣，翻身躺在她身旁潮濕的地上。

她默默地轉身對着他，她的手指和口唇在他身上探索。起初他先推開她，然後，當他的雙手觸摸到她的胸脯時，他呆住了。他禁不住用力攥握雙手，她痛得大叫。

現在，他才開始看到她的臉孔，她大大的眼睛裏充滿着水氣。他又握緊雙手。她又大叫，但這次她閉起兩眼。她眼角處流出淚水，而嘴巴張着大口，恍恍惚惚地似乎想要從空中吸取快感。

他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征服感。這次，他狠狠地緊握手指。這次，她痛苦的慘叫聲嚇跑了樹上棲息的象鳥。她睜開大眼睛瞪着他，然後她彎下頭部，恭敬地崇拜着他突然又雄偉的肉體。

到了天黑時，他才站起來走開。他感覺到強壯和完美的氣息，走起路來腳下的草彷彿像地氈似地輕快。他將要走到小空地邊緣時，她的聲音叫住他。

「先生！」

他回頭一看。她已經站起身來，她赤裸的身體在暗中發亮，尤其是從地下迸出來似的。她的雙眼彷彿是臉上兩個光亮的小池塘。她暗自微笑着，內心中感到又驕傲又滿足。等她對人家說這件事時，大家一定會嫉妒不已。這個男人可不是工人，不是流浪的助割勞工者。這位可是純正血統的未來卡迪奈力伯爵。

「多謝！」她誠意地說。

他簡單點個頭，逕自向樹林中走去。她還沒來得及檢起她的衣服時，已不見他的人影。

六個星期之後，凱撒在村裏的劍術學校才又聽到她的消息。劍術老師老就不再教導凱撒，因為老師自覺年歲已老，技術已不如凱撒了。他來參加劍術的課程，只是爲要溫習舊的技術罷了。門打開來，有位年輕的軍人走進去。

他來到這小練武場，朝四週張望着。他穿着現代的依杜斯軍服，和這古代刀劍的氣氛頗不對稱。他的語氣很緊張，「你們這裏哪一個叫做凱撒·卡迪奈力？」

屋裏頓時一陣沉寂。兩位練劍的年輕人放下他們的劍，望着進門的軍人。凱撒正在牆邊練習舉重，他慢慢從牆邊走過來。

他來到軍人面前，說：「我就是。」

軍人瞪着他，「我是我表妹羅莎的未婚夫。」他堅定地說。

凱撒看看他，他並不認識這個名字。「她是誰？」他禮貌地問。

「羅莎·甘多弗！」軍人憤怒地喊叫，「我在羅馬的崗位上被召回來和她結婚，都因爲你使她懷孕！」

凱撒瞪着他看了片刻，才慢慢明白事況。然後，他稍微放鬆下來，「只是這件事？」他問道。他心裏感到一陣奇怪的驕傲。「我會跟我父親伯爵先生說一說，要他給你一些錢。」

他轉身正要離去時，軍人又將他身子扳回過來。「錢？」他大吼，「你以爲我只要這東西？錢？不要！」

凱撒冷冷地看着他，「隨你的意思。那麼，我不會去跟父親說。」

軍人一巴掌打到他的臉，「我要得到滿足！」

凱撒突然變白的臉上，明顯露出巴掌的痕跡。他毫無畏懼地瞪着軍人。「卡迪奈力家族不屑和平民比武。」

軍人罵出惡毒的字眼，「卡迪奈力家族人都是懦夫、拉皮條者、和強姦婦女者！而你這個雜種兒子比他們更卑鄙。依杜斯說得對，他說意大利的貴族們都有病態，而且又敗壞，他們必須讓位，將權勢交給全國同胞！」

凱撒的手飛快揮過去，雖然軍人的身體比他重二十多磅，却被他打得跌倒在地下。凱撒低頭看地上的人。他臉上浮現出奇怪的表情，他兩眼變得很暗，暗得令人看不到他藍色的眼珠。他抬頭看看劍術老師。好久以來沒人膽敢提起他不合法的身世。

「給他一把劍，」他平靜地說：「我要跟他比武。」

「不行，凱撒先生，不行啊！」劍術老師覺得很害怕，「伯爵，你的父親，他不會——」

凱撒打斷他的話。他的語氣平靜，但其中帶有肯定的權威。「給他一把劍。我父親不喜歡我們的門風受到他的污辱，却不給他一個教訓！」

軍人已站起身來，他微笑着看着凱撒。「在意大利軍隊裏，我們受到傳統的訓練。右手執劍，左手拿刀。」

凱撒點頭，「悉聽尊便。」

軍人開始脫掉夾克，露出他手臂和肩上的健壯肌肉。他滿懷自信地瞪着凱撒。「叫個牧師來祈禱吧，你這強姦的小子，」他說：「因為你已經死定了。」

凱撒沒回答，但他雙眼深處已開始顯露出不聖潔的喜悅感。他脫掉襯衫丟在地上。「好了吧？」

軍人點頭。劍術老師叫他們站好位置。凱撒一身白色的體膚和軍人那棕色健壯的體格襯托起來，顯得很薄弱。

「開始！」

兩支長劍在他們頭頂上交叉，劍術老師從中打開。軍人的劍快速重重地飛落下來。

凱撒往旁邊閃躲，那支劍從他身旁揮過，他大聲一笑。軍人一邊叫罵，一邊使出重擊。凱撒輕身架開劍擊，他拿劍揮個圈，兩支劍便纏在一起。他又一揮，軍人的劍脫手掉到地板上。

凱撒握劍指向軍人胸膛。「怎麼了，先生？」

軍人叫罵一聲，拿左手的小刀架開他的劍。他繞個圈想到旁邊取劍，却被凱撒擋住去路。

軍人瞪着他大罵，凱撒又大笑，沒人見過他如今這付喜悅的神態。凱撒將自己的劍往角落處一丟，丟向已掉落在地的另一支劍。

叮噹的劍聲尚未停息下來時，軍人已衝向他，一把小刀飛快揮向凱撒的臉。凱撒微微移開，